

香畹樓憶語

標點精校普及本



上海中央書店
印行

M8
I264.9
89

點 標 式 新
語 憶 樓 晚 香
著 玉 朗 之 裴 陳

冊 一 全

1935

行 印 店 書 央 中 海 上



3 2285 2813 3

香畹樓憶語序言

余家同懷十人，惟紫妹最幼最美最才最賢，而難得者為最孝。其居我生母之喪也，哀毀骨立，徒以老父在堂，未即身殉；嫡母既撫如所生，妹亦曲盡恭順，惟於背燈倚枕，感念亡親，淚漬衾裯，歷數年如一日也。余聞其將有所適，歸叩其詳。妹曰：雲公子人品學問，有目共賞，母侯鄙言。聞其傳家孝友，天性過人，此尤妹所忤忤心動者耳！余曰：門高族大，契洽良難，以吾妹淑性處之，自無不宜家宜室；惟是同母手足，目前僅我兩人，一旦睽離，深縈我念。今與妹約：別後如不暇搗管，覓一花一草寄我，即可知妹近狀矣。妹領之。查桴渡江，積旬倅返，發函伸紙，蛺蝶雙飛，弄翠眠香，栩栩欲活，靈心飛動，喜可知已。今夏歸省養疴，歡然握手，備述堂上之慈，夫人之賢，並聞雅孃龍媼云：此來舉室送行，潸然出涕，饋問之使，不絕於道。余方欣感交集，以為吾妹之賢孝，既有以上契親心。雖金鎗馬麥，定業難逃，然人定勝天，造化或容蹉挽耳。不虞雲華現影，落葉歸根，遽折連枝，使人痛絕。夫就妹生平論之：慈心純質，燕寢承歡，月滿花芳，玉郎尊

寵家山重到，骨月全逢，既親二老之顏，復告生身之慈。慈露素車之弔，備極哀榮；梨雲總帳之悲，靡間存歿。無毫髮之遺憾，無父母之貽囑。蘭緣既盡，撒手以去也。固宜。惟聞父母告余云：公子以老親在上，力抑哀情，然浹旬以來，惟見以眼淚洗面，逝者如斯，生者如之何？垂垂鶴髮，感激涕零，嗚呼吾妹，縱脫愛緣，鑒此芳情，亦當以玉簫再世矣。余多愁善病，蕉萃中年，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一燈如豆，三復斯鵲，感公子之情多，惜佳人之命薄，幽窗冷雨，撲筆滋然。甲申巧月，太原瑞蘭雪涕拜題。

廣平居士以梅垞生新詩影梅庵傳奇，乞雲公予題詞，俾綺折玉之感，公子讀之益增悽悵。時距紫妹之仙去者十日矣。聞潮請於公子曰：影梅庵憶語，世豔稱之，然以公子之才品，遠過參軍，紫妹之賢孝，亦踰小宛，且此段因緣，作合之奇，名分之正，堂上之慈，夫人之惠，皆千古所罕有。前日讀君家大人慈訓，有曰：惜身心而報以筆墨，俾與朝雲、荷桃並傳，公子其有意乎？公子乃坐碧梧庭院，滴淚濡毫，文不加點，隨時投余讀之，情文相生，悽艷萬狀，猶記紫妹未宇

時，余嘗與鮑雪翹、雲頤秋贈香小燕諸人私語曰：齒微吹氣如蘭，奉身如玉，除是侍香金童，甫能消受耳。既見公子，爭慶得人，飲饌之夕，芳菲滿堂，皆曰：十妹此行，何異登仙，掛釵拂袖，多有感義泣下者。迨妹今夏歸省，語及公子恩誼，輒頻蹙曰：薄命人惟恐消受不起。嗚呼！銘心刻骨之言，孰料為撒手離塵之讖哉！妹之病也，姊姊嬈嬈，曾被胸恆者，皆願以百身贖之；於其逝也，相向而哭，皆失聲。况以公子憐香惜玉，情之所鍾，其纏綿激楚，自有大難為懷者。然自有此作，紫妹既在所必傳，村拙如閩湘輩，亦得廁名簡末，此如淮南拔宅，華犬皆仙，公子之心盡矣，紫妹之靈慰矣！題曰香院樓憶語，仍影梅庵例也。世有牙曠，詩入宮商，烏紗鉅鬚，登場學步之時，吾不知此後賺人清淚，又將幾許爾。甲申七月，扶風閩湘居士揮淚謹書。

紫湘詠

紫湘，秣陵王氏女，年十九，歸余子裴之為側室，婉嫻淑慎，門無間言。道光甲申七月四日，以疾卒。其生平言行，既見於余室人所為小傳矣。余憫其有柔嘉之德而早逝也，為此詠。

以哀之。願道居士記。

嗚呼紫湘！秉德淳貞，淮水之秀，鍾山之英，嚙彼小星，以事君子，大婦心怡，高堂色喜，吾家族大，食指逾千，同聲稱熾，惟爾之賢，重親致歡，善承色笑，侍膳問安，惟爾之孝，佐饌調藥，以事小君，夙興夜寐，惟爾之勤，言罔愆，禮行知飾，性無違夫子，惟爾之敬，姐侍備此，令德克宣，允宜獲福，奚不永年！翦紙招魂，采薇設祭，我作此辭，潛焉出涕！

紫姬哀詞

錢塘汪端允莊

紫姬碧玉韶顏，綠珠慧性，家近青楊之巷，門臨白鷺之洲，姊妹十人，姐其季也。盍鴛十眉，舊名花蕊，縮來雙髻，小字桃根，其歸我朗玉夫子也。春江打槳，官閨孤鑑，雙月凝輝，前身定呼明月，瓊花照影，幾生修到梅花，姐復性厭鉛華，夙耽詞翰，蘭羞佐餽，燕寢怡顏，椒頌流聲，鸞臺浴德，潁川之門，無歧譽焉。客冬余臥病珠廚，姐佇苦哺糜，含辛調藥，中宵結帶，竟月罷妝，余疾既瘳，姐顏始解，嗚呼賢矣！豈知瑤華萎雨，瓊屑銷塵，扶病歸省，卒於母氏登降雪涕，蘭閣招魂。

羌渺渺兮予懷，佇珊珊之入夢。瑤情玉色，誰撰館陶仙子之銘；霞袂雲髯，待續寶龜夫人之傳。詩成八律，淚綬千絲。

淚灑西風，騎碧紗，細蟬零落弔明霞。雲中紫鳳長離鳥，池上天桃薄命花。夜月空林呼妙子，曉鐘殘夢見瑤華。疎星三五光初掩，愁看銀河絡角斜。（華譚安石瑤華歿後，見形如平生，出抱朴子。）

慕結同心九畹芬，渡江桃葉美人雲。畫眉菱鏡花雙笑，記曲珠簾月二分。篆玉鴛鴦猶勝字，泥金蛺蝶尚留裙。早梅官閣經行處，蓮屨蒼苔印碧紋。

月照香嬰畫閣虛，謝娘新詠麗芙蕖。梨花簾箔調鸚鵡，芸葉窗紗辟蠹魚。紅衲道人工寫額，白雲仙子最知書。蘭膏翠羽留遺跡，奩豔重緡恨有餘。（婦人集陸姬孟珠號紅衲道人。何白雲，史忠妾。奩豔，董小宛輯。）

寒閨倚疾夜遲眠，藥裏夢君細。意煎彩勝倦簪挑菜節，羅屏靜掩試燈天。解歌芳草朝雲惹，潔奉蘭羞路秀賢。猶記江城砧杵動，春纖疊雪擘吳綿。（太夫人及余夫婦集寒襦稿，頻年

皆姬手製。

瓊肌病怯杏羅輕，眉翠顰多畫未成。虛幌藥煙愁掩鬢，小窗花影罷吹笙。金猊火冷香慵炷，玉馬風馳夢易驚。惆悵紅冰凝別淚，滿天梅雨闌闌城。

卓英橋邊問故家，晚烏啼斷六朝花。女牆靜夜潮初上，水榭新涼月正華。街到玉魚愁立處，撥殘金鳳怨琵琶。返紅衫子空裁製，白蝶飛灰散曉霞。

新月蛾眉憶晚妝，淒風繾綣泣歸航。哀蟬落葉秋如水，早雁明河夜漸涼。錦瑟驚絃懷夢草，玉簫舊約返生香。畫簾微雨黃昏後，誰念檀奴鬢欲霜。

女墳湖冷殯宮遙，舊日妝樓鎖寂寥。露砌碧苔吟蟋蟀，風廊翠竹網螭蟄。秋雲羅帕濕香漬，明月瓊杯豔影消。留得玉梅遺掛在，亭亭素質帶愁描。（「秋雲羅帕」見麗情集，「明月杯」見神仙傳。）

同作

管筠齋初

秦淮烟柳石城新，同說青溪第幾橋？仙子暫居春黛染，美人衫袖落花嬌。方期洛水陵長映，何事崑山雪易消？惆悵罡風吹太急，一株玉樹隕南朝。

金燈照夜月初圓，往事分明在眼前；香雪梅花繞妝閣，烟波桃葉渡江船；相看大婦憐中婦，豈料今年異去年。蘭語纏綿桃骨瘦，憶來一度一潸然！

江上青山隔翠微，白門楊柳夢依稀；空憐曉雨瀟瀟去，不見看花緩緩歸；四載玉顏成水訣，全家珠淚惜分飛。夜闌窗外天如墨，愁絕尊罍裂袷衣。

黯澹文窗韻字鈔，歸帆盼斷曲江涯；虎山尋夢烟初暝，鶴市招魂月正華；暫寄玉棺吳苑寺，待營香塚宋宮斜；荷根坏土芳鄰在，天上峯前吊落花。

又

陳華 姬夢仙

我弟才華小鳳凰，（余舊題弟婦允莊明湖飲餞圖句。）得君亦復似鴛鴦。香名謝氏烏衣巷，春色盧家白玉堂；一樹瓊花留鉅影，滿庭璧月照明妝；如何絕代嬋娟子，零落嫣紅隕曉

霜？

消息傳來掩淚聽，落花如雨葬傾城，青山會見營新塚，翠水應知理舊盟，瑤瑟前塵悲晚夢，玉簫後約望來生，一鴛憶語從頭讀，香碗樓頭碧漢橫。

又

陳麗姬茗仙

楊柳南朝樹，芙蓉北苑妝，衣裳雕玉佩，樓閣鬱金堂，桃葉春波穩，瓊花夜月涼，當年嫁張碩，親見杜蘭香。

隋苑通吳苑，頻年數往還，含香吳寸趾，識曲謝雙鬟，纖柳銷春黛，夭桃瘦玉顏，可憐扶病去，淒絕汝南灣。

滴淚空如水，傷心欲問天，魂歸殘月影，夢短落花煙，鸚鵡三生石，鴛鴦兩度船，玉簫情不斷，應結再生緣。

題詞

寄題朗玉弟湘煙小錄後

金壇女史吳規臣香翰

金雁樓塵醉翠紅，玉蟲施蕊踏銀紅，柳絲烟縹愁凝水，桃葉春寒夢渡江，花落餘香猶戀樹，月沉殘影尚留窗，碧鈿瑟瑟無消息，惆悵青琴擁鳳雙。

瓊樹經霜墮一枝，青谿殘豔雨絲絲，簪花小影拳雙髻，攬鏡新妝憶十眉，萼綠華來無定所，杜蘭香去未移時，玉谿纖語分明在，記取湘煙本事詩。（事見香畹樓憶語）

題小雲夢玉詞後

吳江郭 廖頻迦

清潤潘郎玉琢同，新詞如水氣如虹，如何才載松陵道，便對青春葬小紅？
小劫忽忽八十過，自知綺語風生多，老來黃九風情減，未要當場鎖秀詞。（余自教焚詞集矢不復作）

題朗玉兄香畹樓憶語後調寄一萼紅卽送朗玉之江北

華亭改 琦七帶

展雲藍：勝傷心憶語，依約影梅庵，玉樹南朝，粉郎東閣，修來豈福能兼。算消過得紅窗翠，曳湘煙蘭笑一開，疊脂盞羅紋，中箱爪印，旁有遺簪。悲說落花身世，竟如絲如縷，抽盡春絲，焚英鴛提，仙裙蝶散，看番夢雨重簾，積萬點相思清淚，向西風溼了舊青衫，偏又客船聽雁，回首江南。

小雲司馬兄寄示湘煙小錄情文交摯使人不忍卒讀才華衰

減勉題回絕以博破涕之笑

昭文孫原湘子滿

打槳迎來絕代妹，六朝山色作眉圖，豈珠未許論身價，只向郎君索慧珠。忽忽小劫散鴛鴦，贏得全家為斷腸，天遣文章新樣出，班姬史筆傳丁娘。雙飛烏鵲獨飛回，消息驚從白下來，第一人問難得事，若蘭親哭起陽臺。一死爭如絳秀賢，情花淚葉滿湘煙，朝雲嫁得才人婿，謄筆何曾有老求。

寄題小雲司馬香曉樓憶語後

昭文女史席佩蘭道華

夫婿專城坐上頭，雙鬟清影共銀鈎。舊時才子如何遜，新得佳人字莫愁。小病偶還梳洗，
瘦，離魂先返稻香樓。影梅前夢淒迷甚，忍聽湘簾月一鉤。

聞到江南陌上花，更誰緩緩度香車？雙飛烏鵲呈前誓，一曲青溪夢裏家。綠注玉符仍眷
屬，愁縈錦瑟促年華。鬱金堂小尋行跡，淒淚彈紅上碧紗。

奉題朗玉兄湘煙小錄後

吳縣曹楸堅良甫

銀雲墜影商絲咽，蘭霧宵零桂蠹缺。香冷秋衾弔蠅結，一代紅顏竟長別。交枝篋帶好韶
華，長板橋東碧玉家。瑤簫吹暖鈿車路，二月垂楊三月花。花鬟嬌嬈迎春誓，傾城為想頰房麗，
密宇芙蓉錦繡篇，真靈位業神仙記。神仙豈福本三生，喚得飛瓊下玉京。小院當風羅帶結，畫
樓聽雨翠釵聲。妬花風雨催花葬，藥籠經卷添惆悵。兩梁寒波白下潮，解愁莫問金絲帳。帳掩
流蘇冰簟空，人天消息太匆匆。幾時白鶴乘烟去，何處青鸞有信通？沈沈銅漏遞迢迢，一點階
塵淚一滴，嬋娟著作並千秋。可人夫婿真憐惜，走馬應官去薊門。哀蟬落葉總銷魂，吳王宮裏
紅心草，留作人間春夢痕。

奉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調金縷曲

上元汪 度郭樓

共說神仙侶，記春人眉修蔣黛，目成吳語，璧月瓊枝傳豔影，恰伴臨風玉樹，彈指散楚天花雨，情綰情絲成百結，猛豈風吹作愁千縷，紅藥恨，問誰主。黃楊閨厄飄因絮，怎瑤臺優曇一現，也難留住，應是寒黃真謫降，夢繞清虛玉宇，趁鵲駕星橋歸去，小別人天成永訣，溼青衫，望斷青鸞羽，難打漿，再迎汝。

嗚咽秦淮水，料從今豔沉金粉，盡銷蘭芷，十二紅樓齊掩泣，轉羨落花身世，應也為可人夫婿，總帳鏗飄珠箔影，捉招魂舊是雙棲地，哀榮福，問誰比？雙修合惹天心忌，早翻盡斷腸公案，綠衣黃裏，解脫我為添轉語，水月鏡花如是，況本是玉清仙子，消受豔緣三載後，更消君一卷傷心史，千古後，定傳矣。

奉題朗玉弟湘煙小錄卽送入都

琴河女史歸懋儀佩珊

春帆桃葉渡江雲，官閣梅花月二分，每耽琴書怡翠黛，自安荊布薄紅裙，致歉顏解承堂

上，倚疾身香替女君，愁見弦秋孤館裏，鴛鴦還掛異香熏。

閨閣全才似此難，檀奴那怪淚頻彈，雙修福慧緣偏短，四載繁華夢易殘；歸棹豈知成永訣，翦燈曾記話長安，祇今風雪朝天去，誰與熏衣護曉寒。

紫湘主人仙逝金陵行館茲當歸旆製此奉輓以撫朗玉弟愴

情

南城陶焜午香來

（梁州新郎）湘波千尺，湘花一遞，萃出傷心人影，竹風梧雨，幾番淒切曾聽；見說歸帆催去，急騎飛來，總是無慘境，問新詞誰唱，斷腸聲？吹送瑤天紫鳳笙，秋蕭瑟，人孤另，可憐宵記照花枝並，思鄭重，忒分明。

（前腔）一丸螺墨，一甌新茗，博得蘭闌心肯，香君去後，幾人能飲香名，只有河東末路，小宛中年，一樣憐才症，記紅橋同聽玉簫聲，寵柳嬌花列畫屏，藍橋約，黃姑聘，笑他家錯守溫郎鏡，千載遇，一時情。

(前腔接頭) 伴幽蘭素影娉婷，照明鏡一天淒警，佳人不壽，天公原算多情，况有高堂愛篤，大塔線深，大婦生同命。赴黃楊先厄，足了平生，到七夕秋河別恨成，冬郎慙，秋娘病，甚楊枝婀娜紅銷記，調錦瑟，怨湘靈。

(節節高) 葵葵曙後星，夢郎醒，算他生未卜今生定。朝雲謠，絡秀名，看宜稱驚氣，留得檀奴詠，鴛情更向蓮臺證，落葉哀蟬不須聽，紅牙代譜相思令。

(尾聲) 因緣不隔人天信，把一柱名香禱玉京，還指仗此去江神，保護情魂影。

讀朗玉弟湘煙小錄綴成韻語代寫哀思 吳縣葉廷琯茗生

紫玉西風遽化煙，霜禽情海恨難填，誰知香草靈均感，詩韻先成十數前。
定情本事最風華，傳遍青溪姊妹家，醉倚玉梅聽俊語，可人夫婦是秦嘉。
煙江催放木蘭舟，到及蕪城正晚秋，一樹瓊花琴瑟影，美人端合住揚州。
澹掃修蛾月二分，孤芳那用異香熏，綠園春讌歸來後，疊損泥金簇蝶裙。

寒衣纔線及秋忙，小隊弓刀送玉郎。風雪天涯能報國，幾曾翠黛怨凝妝。
問疾晨昏侍祖庭，齋心禱佛乞延齡。千秋賢孝多名媛，至性尤難是小星。
寒閨大婦病纏綿，藥裏深宵手自煎。甘作東風桃李代，心香一瓣祝瑤天。
翦蝶殷勤寄故鄉，翩翩自喜勝鴛鴦。那知易醒梨雲夢，雙宿雙飛命不长。
願佐蘭閨奉老親，報郎豈在侍征輪。綠窗記取殷勤語，要覓清娛作替人。
春來小病學離摩，骨瘦香桃冷翠蛾。蕉翠檀奴相伴處，玉蕭淒咽洞仙歌。
歸省親闈強自寬，人天從此路漫漫。石頭城下無情水，送過明妝送玉棺。
玉女投壺紫電輝，房櫳永夜侍燈輝。最憐病榻聞雷際，夢裏還思化鶴歸。
粉盞脂奩浥淚痕，妝樓深鏤月黃昏。盈盈素魄空江外，縹緲先歸倩女魂。
江國新涼雨又風，待郎來已掩殘紅。更無通替能相見，落葉哀蟬一哭中。
愁見蘇臺拂柳絲，歌離弔夢早秋時。雙鬟掩淚瑤笙咽，怕唱淒涼夢玉詞。
妝臺愛聽雨瀟瀟，更詎涼簷倚綺寮。此後秋孤館夜，翦燈何忍種芭蕉。

昨歲吳門畫舫回，虎山清梵暮雲開。前生香界司花史，瓊珮還依古佛來。

香碗樓頭月自明，蕭郎孤影坐殘更。一篇寫就傷心史，便抵奇香燕返生。

玉色瑤情絕妙詞，江南詞客弔蛾眉。哀言別創千秋例，二老文章大婦詩。

秋樹微波冷翠屏，歸舟重泊短長亭。銀牋拈出傷心句，遠笛哀秋可耐聽。（朗玉歸舟紀事詩云：『總帳銀鐙閣盡紗，香魂猶幸共天涯。傷心五月初三夜，曾訪蘭陵孝女花。』又虎山即目詩云：『親拓羅屏拂暗塵，夢卿替我侍重親。昨宵香碗樓前月，恨少凭欄擁髻人。』荒寮誰拾紫蘅香，鶴澗酸風起白楊。紅淚紙灰飛茜雪，乞卿殘茗酌真娘。』哀聲淒戾，不忍卒讀，附記於此，以補憶語之缺。）

陳孟楷通守副室王碩人哀辭

吳縣曹 培稼山

年月日，吾兄陳孟楷之副室王碩人，卒於秣陵。及是孟楷攜其柩歸，厝於虎邱祖殯之側，重親以下，哭感失聲，姑彰以傳，婦痛以詩，翼翼矜矜，式瞻清懿，宜孟楷之情過其分，哀迫於禮

矣！今以所撰湘煙小錄示余爲辭，余讀之哀感頑豔，情文相生，攬其經緯，鮮不俊嘔。按顧人姓王氏，諱子蘭，字紫香，別字宛君，上元人也。玉英懿德，蘭性揚芬，孟椅以羊車壁人，拾荷鼻翠羽，渡江畫橋，誤指神仙，卻扇新詩，鮑傳吳會，雖坤靈之作合有因，亦窈窕之心神獨契也。大婦允華夫人，夙擅閨房之秀，金釵奉費，青綾解圍，瑋女宗，蕭驚德侶，碩人則維參一點，愛旁纖阿，子霞三年，長侍玉局，太原女士辛泰，燁聞之，歎曰：『國香國士，宛君得所歸矣！』葵苑修稿，蘭娥旁妬，冒董麗談，不是過也。矧以慧心能佐內政，纖悉手規，中外心服，萃華歌快，尤爲太夫人所鍾愛焉。大婦體痺，忽遭異疾，撤環侍藥，以身額天，婉婉內傷，美疾外劇，猶猶殫殫自諱，恐傷慈懷，省親金陵，迨月遂卒，年二十二也。嗚呼悲哉！孟椅哀絃播音，愛河溢淚，影堂二展，在東不猶，國風兩篇，召南欲廢，撰清娛之行實，屬楚挽於吳豪，不獲禮辭，藉抒側感，辭曰：

江水源碧，鍾山氣青，珠毓瑄朗，玉蘊婆娑，嬰彼娉媛，豐容盛鬋，未勝鵝鬟，輕銜雀硯，宛宛明豔，曳曳輕容，薄彼晁采，歸我元龍，車走六萌，星迴五角，郎倚玉人，婦營金屋，高堂愉愉，愛憐婉淑，何意嬋媛，獲此奇福，鳴房比德，在公兼師，然脂捧硯，裁紙答詩，焚篤耨香，抽排比卷，臨池

花替論難驚，妾咏半格，郎手一編，門茶覆掌，絃琴比肩，予京燭後，馬融帳前，蹤跡可想，勝起異焉，鮑者既多，姤者亦衆，司化忌才，瑤瑰告夢，婦適疴作，侍疾忘身，婉孌素脫，遂罹其屯，美質若金，沉疴若火，以火鑠金，如何而可？省親告墓，偶歸建康，一葉紅送，百里帆張，燕燕有句，迢迢報章，下仰嬾則，上言高堂，即其至情，允協天相，何圖沉綿，英英靡喪，入帷月白，肅愜風淒，花泣泣露，鳥號驚飛，蘭息一絲，藥烟幾縷，含淚波收，斂蛾魂舉，海檀滿室，簫管躡虛，生有愁案，歿其仙與！嗚呼哀哉！歲裝餘勞，即旋未歇，通替無棺，遺掛有篋，宜我玉椅，破瑟愴魂，所撰憶語，瑯琊萬言，自非瀝思，何能極筆，影梅瑣瑣，不見稱述，嗚呼哀哉！焚祭虛而不返兮，遇姓邱而淚遶；歎陰宮之紂絕兮，怵彤猷之依然；何以慰靈光於三泉兮，有代石而勒志；播瑤華於千秋兮，尚感興而涕泗。

紫姬小傳

姬王氏，名子蘭，字紫淵，一字呢君，秣陵人。余子裴之側室也。初子婦汪端來歸，生子孝如，彌月殤，適年又生孝先，婉後失朝，體孱多疾，又因夫子頤道先生病劇，端誓願長齋，續佛三年，繼以還明代人詩初二集，聚書盈屋，晨書瞑寫，心勞神疲，恆數晝夜不得寐，因請於余及頤道先生曰：『作配高門，質沐慈愛，有逾顧復，比得醒疾，終夜不寐，醫云疾在心神，不加靜攝，將成怔忡，自問幼耽墳籍，疏曠針膏，十積五漿，尤非所詣，雖重親高堂，矜其不逮，夙夜猶省，心何以安？且堂上膝下，僅止公子一人，飽含抱孫，亦止孝先一人，益斯蕃衍，宜求淑儷，以主中饋，俾端得安心優游文史，以延孱弱之軀。』並於祖翁先奉政公，祖姑查太宜人前，再三言之，雖未即許，未嘗不鑒其心之苦情之摯也。嗣夫子以公至秣陵，聞姬賢，歸言之，端聞請曰：『端之前言，實本肺腑，即不為公子求佳偶，獨不可置蓮室乎？』且紫姬詞翰，端曾一見之，尤非尋常金粉可比也。『夫子乃稟命堂上，介同歲生侯君青甫，暨歐陽大令林之為寒儕，諷吉迎歸，端先期營

香曉樓以居之，故又字曉君也。初至之夕，賓客雲集，烟卷夾侍，姮端秀靜穆，神光離合，若瓊花之照春，而華月之白夜也。余以久病，辟穀十餘，裴之嘗與端言：『苟謀置筵，必得能侍余疾者。』姮至逾月，輟屏鉛華，佐治內政，侍余尤盡心力，朝夕不離。余性畏雷，每煩雲屯空，驚電掣影，裴之夫婦輒在側。姮既至，裴之或以事他出，或在家，雖深夜，姮必先侍余側也。上年春，余在楊病亟，姮焚香籲天，請以身代，並代裴之持觀音齋。客冬端病頭風，手不能持匕箸，醫者云易傳染，語甚危。姮黎明起，不梳洗，不進飲食，先為大婦敷藥鋪床，撫摩抑按，恆至深夜，衣不解帶者數月，端疾竟賴以愈。孝先自離乳哺，即隨余寢食，雖疲提，性方執，行坐有常所，不多言，言輒喜作模稜語。姮不能通其意，姮喜愛若所生，佐余撫視，余因得晏息焉。余家世代寒素，服食極簡，姮荆布粗糲，安之若素，以是尤得先奉政公歡心。去春奉政公病，姮發願持淡齋，不食鹽豉。姮生母早卒，老父嫡母在堂，乞於上年十月歸省，並為生母掃墓，嗣遭奉政公大故，舉室南還，不克踐約，既痛奉政公之見背，又感念生母，每夜分輒悲泣，遂成嗽疾，中間侍大婦之病，已輒諱疾不言，洎余知之，延醫調理，甫少瘳。會余疾作，扶病侍余坐窗前，適當風處，嗽疾復作，遂不

可止。裴之始以治文禁，清河渠，蒙鹽莢，獲巨梟，受知於節相孫公，裴勸公，疾會中丞韓公，宗請以通判留江南補用，已奉特旨准行矣。嗣以部駁，將赴部請分發，姬謂裴之曰：『君之冀留江南者，爲近侍堂上計也。今分發則退近不可知，慈闈多病，勢不能往，妾當在家，代君侍奉，至夫人之不能往者亦勢也，君宜別求淑質，代佐內政，並言之余，余以閨中人材難得，余病年來亦漸輕減，且有姬人管葯，次女麗姪侍余，勸慰之，屬勿萌是念。裴之先蒙聖諭，更屬緝捕勤能，感動馳驅，疊擢臬監。去冬今夏，歷荷節相甄勞復奏。又奉特旨，以始終奮勉，敕部先選，仰邀異數，舉室銜恩，孰知裴之將得官，而姬已先逝耶？方病之亟也，裴之馳書秣陵，招翁姬至蘇，存問慰藉，喜見顏色，疾以漸瘳，既病復作，自知不起，恐余之憂悼也，強自支勵，言翁姬雖得見，而掃墓之願未遂，心恆耿耿，思力疾一行，以畢所懷，且藉養病，泣請數四，乃令裴之送之秣陵。將迨月，會余以感冒櫻病，姬聞信促裴之歸，洎有書來，報言病少愈，以安裴之心。裴之於六月二十二日，至吳門，爲余禱於元化先生祠，余病就痊，夢中恆恍惚，幼稚言見姬歸，乃於七月初三日，促裴之行，而七夕秣陵人至，則姬已於初四戌刻逝矣！其歸也，若恐余之不任哀痛，而故遠之；

其逝也，若惡裴之親視永訣之傷神也，而遽先之。臨終神氣湛然，聞雷聲隱隱，猶念余不置。裴之本以初二日行，因家中人爲製湖綿殮具，乃先遣僕星夜馳報以慰之，適有以水蜜桃餉者，余知其所嗜，命齋往，初五日至而姬已逝，桃實無恙，僅充靈座之供。裴之初六日至，則一棺長掩，殮具已不及用，與窮靈冥楮，同付焚如而已。信之，太宜人以下，無不痛哭失聲，大婦尤哭之慟。夫子與余，請於太宜人，命裴之攜柩至蘇，厝虎邱禪寺奉政公靈輟側，俟奉政公歸葬，同至西冷卜厝焉。姬數年來，不易一衣，不製一釵，不私蓄一錢，裴之衣服玩好，固紛書藉，付收掌者，輒爲篋衍小字記之，部別居分，不失累黍，性耽文翰，從裴之夫婦受詩法，有寄公子揚州詩，自秣陵寄大婦吳門詩二篇，餘則斷楮殘錦，與零膏冷翠同盡矣。嗚呼！姬之未至也，知其美麗，不知其淑慎也；既至，知其淑慎，不知其勤儉也；久之，知其勤儉，不知其賢孝也；乃閱數年之久，而其賢孝之實蹟，以自晦而愈明，覺無事不入人心脾，矧余沉疴委頓十餘年，需人娛侍，得此賢孝之媛，而復失之，每一憶及，不知涕之何從也。因制淚和墨，作爲此文，俾後之覽者，知其概焉。姬生於嘉慶八年癸亥七月十四日，卒於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初四日，生年二十有二。其卒也，

夫子為諫，裴之為香，宛樓憶語，大婦端，管姬筠，余大女華姬，次女麗姬，皆有詩。

論曰：『古種姬妾之賢者，若荷桃朝雲，皆以得侍文人，獲留姓氏，采嘉之則，傳者勿詳。姬家金陵，六朝舊都，碧玉桃葉，豔蹟在焉。而姬之采嘉，遠過荷桃朝雲。揆之載籍，殆絡秀之流亞，而惜其不永年也，悲夫！』

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七月中，錢塘龔玉晨羽卿撰。

香 畹 樓 憶 語（一名湘煙小錄）

錢塘陳裴之朗玉著

丁丑冬朔，家大人自崇鑪受代歸，籌海積勞，抱恙甚劇，太夫人扶病侍疾，自冬徂春，衣不解帶，參朮無靈，羣醫束手；余時新病甫起，乃泣禱於白蓮橋華元化先生祠，願減己算，以益親年，閨人允莊，復於慈雲大士前，誓願長齋繡佛，並偕余日持觀音經若干卷，奉行衆善，乃荷元化先生賜方四十九劑，服之，病始次第愈，自此夫婦異處者四年。允莊方選明詩，復得不寐之疾，左銓右茗，夜手一編，每至晨雞喔喔，猶未就枕，自慮心耗體羸，不免仰事俯育，常致書其姨母高陽太君，嫂氏中山夫人，為余訪置蓮室，余堅卻之，嗣知吳中湘雨侍雲蘭語樓諸姬，皆有願為夫子妾之，意歷請堂上為余納之，余固以闇不可蓋大人乞養養，親懷冰服，政十年之未得真除，相依為命者千餘指，待以舉火者數十家，重親在堂，年逾七秩，恆有世途荆棘，宦海波瀾之感，余四踴槐花，鄒成康了，方思投竿，以替仔肩，滿堂兮美人，獨與余今日成，射工伺余，

固不欲冒此不韙；且綠珠碧玉，徒侈豔情，溫清定省，孰能奉吾老母者？采蘭樹蕙，此事固未容草草也。

金陵有停雲主人者，紅妝之季布也，珍其弱息，不異掌珠，謬采虛聲，願言倚玉，申丈白首，暨晴梁太史，為宣芳牋，余復賦詩謝之曰：『肯向天涯託掌珠，含光佳俠恣何如？桃花扇底人如玉，珍重侯生一紙書。新柳維鶯最可憐，怕成薄倖杜樊川，重來縱踐看花約，拋擲春光已十年。生平知己屬明妝，爭訝吳兒木石腸，孤負蘼蘭年十五，又傳消息到王昌。催我空江打槳迎，誤人從古是浮名，常筵一唱琴河曲，不解梅郎負玉京。白門楊柳踏棲鴉，別夢何嘗到謝家，惆悵舊金堂外路，西風吹冷白蓮花。』此詩流傳，為紫姬見之，激揚贊歎，絮果蘭因，於茲始苗矣。

孟陬下澣，將游淮左，道出秣陵，初見紫姬，於級秋水榭。時停雲嬌女幼香，將有所適，仲淵騎尉，招與偕來，余與紫姬相見之次，畫燭流輝，玉梅交映，四目融視，不發一言，仲淵回顧幼香，笑述董青蓮傳中語曰：『主賓雙玉有光，所謂月流堂戶者非耶？』余量不勝蕉，姬俯坐碧梧庭院，欽以佳茗，絮絮述余家事甚悉，余訝詰之，低鬟微笑曰：『識之久矣！前讀君寄幼香之作，

繾綣悽惻，如不勝情，今將遠嫁，此君誤之也。宜賦詩以志君過。『時効香甫歌，牡丹亭「尋夢」一齣，姬獨含毫蘸墨，拂楮授余，元亦忤然心動，振管疾書曰：「休問冰華舊鏡臺，碧雲日暮一徘徊，錦書白下傳芳訊，翠袖朱家解愛才；春水已催人早別，桃花空怨我遲來，聞絳紗妝樓記，孤負鷺期第幾回？卻月橫雲盡未成，低鬟攏髻見分明，枇杷門巷飄鈴索，楊柳蘆花送笛聲；照水花繁禁著眼，臨風絮弱怕關情，如何墨會靈霄侶，卻遣急急唱渭城？如花美眷水流年，拍到紅牙共黯然，不奈閒情酬淺盞，重煩纖手語香綰；墮憶明月三生夢，入盡春風半面緣，消受珠櫳還小坐，秋潮漫寄鯉魚箋。一翦孤芳豔楚雲，初從香國拜湘君，侍兒解捧紅絲研，年少休歌白練裙；桃葉微波王太令，杏花疏雨杜司勳，關心明鏡圓隴約，不信揚州月二分。』姬讀之末章，慨然曰：『夙聞君家重親之慈，夫人之賢，君每有否無可，人或疑為薄倖，此皆非能知君者，堂上閨中，終年抱恙，閱君鄭重之意，欲得人以奉慈闈耳！』因即餞余詩曰：『煙柳空江拂畫橈，石城湖接廣陵潮，幾生脩到人如玉？同聽簫聲廿四橋。』月落烏啼，霜覆馬滑，揮鞭徑去，黯然魂銷！

湖陰獨游，新綠如夢，啜茗看花，殊有春風人面之感。忽從申丈處，得姬芳訊，倚闌循誦，起之以詩曰：『二月春情水不如，玉人消息託雙魚。眼中翠嶂三生石，袖底金陵一紙書。寄向江船迴棹後，寫從妝閣上燈初。櫻桃花落宵寒淺，莫遣銀屏鬢影疏。』嗣是重親惜韓香之遇，閨人契勝璫之才，寒芳結縵，促踐佳約。余曰：『一面之緣，三生之諾，必秉慈命而行，庶免唐突西子。』允莊曰：『昨聞諸堂上云：「紫姬深明大義，非尋常金粉可比，申年丈不獲與偕，寒脩之事，六一令君可任也。」季秋入夕，迺挂霜風，重陽渡江，風日清美，白下諸山，皆整黛鬟迎揖矣。

六一令君將赴之江新任，聞姬父母言，姬雅意屬余，倩傳冰語，因先訪余於丁蘆水榭。訖曰：『從來名士悅傾城，今傾城亦曰名士。聯珠合璧，洵非偶然；余滯燕臺久矣！今自三千里外，捧檄而歸，端為成此一段佳話爾。』余袖出申文書示之，令君掀髯曰：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足為靡蕪媚香一輩人，揚眉生色矣！』既以姬素性端重，不欲余打漿親迎，令君迺屬其夫人，與姬母伴姬乘虹月舟，連櫓西下，小泊瓜洲，重親更遣以香車畫鷁迎歸焉。

姬同懷十人：長歸鐵嶺方伯，次歸天水司馬，次歸汝南太守，次歸清河觀察，次歸隴西參

軍，次歸樂安氏，次歸清河氏，次未字而卒，次歸鴛湖大尹，姬則含苞最小枝也。蕙綢居士序余夢玉詞曰：『聞紫姬初歸君時，秦淮諸女郎，皆激揚歎美，以姬得所歸，為之喜極淚下，如董青蓮故事。』渤海生高陽臺詞句有曰：『素娥青女遙相妬，姝嬋娟最小，福慧雙脩。』論者皆以為實錄。姬亦語余云：『飲餞之期，嫺姬咸集，綠窗私語，會有後來居上之歎。』其姊歸清河氏者，為人尤放誕風流，偶與其嫂氏閨湘玉真論及身後名，輒述李笠翁秦淮健兒傳中語曰：『此事須讓十弟，我九人無能為也！』兩行紅粉，服其該諧吐屬之妙。

吳中女郎明珠，偶有相屬之說，安定考功戲語申文曰：『雲生朗如玉山，所謂仙露明珠者，詠能方斯朗潤耶？』告以姬事，考功笑曰：『十全上工，庶幾相如之渴耳！』蓋亦知姬行十，故以此相戲云。

余朗玉山房瓶蘭，先苗同心並蒂花一枝，允莊曰：『此國香之徵也。』因為姬營新室，署曰「香碗樓」，字曰婉君，余因賦國香詞曰：『悄指冰甌，道繪來倩影，浣盡離愁，回身抱成雙，笑竟難香收，擁髻離騷倦讀，勸舉芳人下西洲。琴心逗眉語，葉樣娉婷，花樣溫柔。比肩商略處，

是蘭金小篆，翠墨初鉤，幾番孤負，贏得薄倖紅樓，紫鳳嬌銜楚佩，惹蓮鴻爭妬雙脣，雙脣沒相妬，織錦移春，倚玉銀秋。』一時詞場耆舊，如平陽太守，延陵學士，珠湖主人，桐月居士，皆有和作。晚若極賞余詞曰：『君特叔夏，此為兼美。』余素不工詞，吹花嚼蕊，詞作遂多，閨人請以夢玉名詞，且笑曰：『桃李宗師，合讓掃眉才子矣！』

閨中之戲，恆以指上螺紋，驗人巧拙，俗有一螺巧之說。余僅左手食指有一螺，紫姬歸余匝月，坐綠梅窗下，對鏡理妝，閨人姊妹，戲驗其左手食指，亦僅一螺也。粉痕脂印，傳以為奇，重聞聞之笑曰：『此真可謂巧合矣！』

蓮因女士雅慕姬名，背撫惜花小影見貽，衣退紅衫子，立玉梅花下，珊珊秀影，髣髴似之。時廣案外史有香晚樓院本之作，余因興懷本事，紀之以詞曰：『省識春風面，憶和燈蕊枝照夜，翠禽啼倦，豔雪生香，花解語，不負山溫水軟，况密字珍珠難換，同聽鶯聲，儻打柴，寄回文大婦憐才慣，消盡了，紫釵怨。歌場豔賭，桃花扇，買燕支開翠妝，更煩嬌腕，拋卻鴛鴦兒鳳，鴛鴦子類雲乍館，只冰透驚銷誰管，記否吹笙曉月底，勸添衣袖向迴廊轉？香影外，那庭院。』姬讀

之，笑校畫冊曰：『君視此影，頗得神似否！』乃馬月嬌、畫蘭十二幀，懷風抱月，秀絕塵寰，幀首題「紫君小影」四字，則其嫂氏閩湘手筆，是冊固閩湘所藏，以姪歸余為慶，臨別欣然染翰，納之女兒箱中。考余欲壽之貞珉，姪慨然曰：『香閣領事，恆慮為俗口指畫。』余乃止。

蕊香閣狂香浩蕙，品為花中芍藥，嘗語芳波大令曰：『姊妹花中，如紫夫人者，空谷之幽芳也！色香品格，斷推第一，天生一雲公子，非紫夫人不娶，而紫夫人亦非雲公子不屬，奇緣仙耦，鄭重分明，實為天下銀屏間人吐氣，我輩飄花零葉，墮於蕙酒也，宜哉！』芳波每聽其言，輒為歎息不置。

捧花生撰秦淮畫舫錄，以倚雲閣主人為花首，此外事多失實，人咸識之。余以公弱隸陵，仲淵招訪倚雲，一見輒呼余字曰：『此服媚國香者也！』仲淵與余皆愕然。時一大僚震余名，遇事頗為所厄，後歸以語姪，姪笑曰：『大僚震君之名而擠君，倚雲識君之字而企君，彼錄定為花首也固宜。』

余受知於彭城都轉，請於閩部節使，檄理真州水利，並以庫藏三十七萬，資余司其出納。

余固辭不可，公愠曰：『我知子猷守廉儉，故以相託，有所避就，未免蹈取巧之習矣。』余曰：『不司出納，誠蹈取巧之習；苟司出納，必察不肖之名。事必先於私無染，而後於公有裨，此固由素性之迂拘，亦所以報明公知己之感也。』公察其無他，乃止。時自戟門歸已深夜，閨人方與姬坐香碗月氈月，閨人語知歸遲之故，喜曰：『君處脂膏而不潤，足以報彭城矣。』姬曰：『人濁我清，必揆衆忌，嚴以持己，寬以容物，庶免牛涿之驚乎？』余夫婦難為要言不煩。

余舊撰秦淮畫舫錄序曰：『仲潤屬為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弁言，倉卒未有以應也。廷秋之夕，蕊君招集蘭語樓，焚香讀畫，垂簾鼓琴，相與低徊者久之。蕊君叩余曰：『媚香往矣，桃花扇樂府，世豈稱之如侯生者？君以為佳耦耶，抑怨耦耶？』余曰：『媚香卻聘，不負侯生，生之出處，有愧媚香者多矣！然則固非佳耦也。』蕊君領之，復曰：『蘼蕪以妹喜衣冠，為湘真所距，苟矢之曰：風塵弱質，見屏清流，願蹈湘湖以終爾，湘真感之，或不認其為虞山所浼乎？』余曰：『此蘼蕪之不幸，亦湘真之不幸也，橫波侍譙，心識石翁，後亦卒為定山所誤，坐讓葛嫩武功，獨標大節，彌可悲已！卿不見九峯之蘭乎？湘人佩之而益芳，翠蛩趨之而即敗，所遇殊也，如卿淨

洗鉛華，獨耽詞翰，塵素軒冕，展視金銀，驅僧下材，齒冷久矣。然而文人無行，亦可寒心。即如虞山定山，壯悔當日，主持風雅，名重黨魁，已非涉獵詞章，聊浪花月，號為名士者可比。卒至晚節頹唐，負慚紅袖，何如杜書記青樓薄倖，尚不致謬彼嬋媛也。僕也古懷鬱結，時與為懽，未及中年，已傷哀樂，悉卿懷抱，曠世秀羣，竊慮知己晨星，前盟散雪，毋騎錢樹，即冒璧人，茲絕陽春之音，金迷長夜之飲，而木石吳兒，且將以不入耳之言，來相勸勉曰：「使卿有身後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。」嗟乎！薰藉合器，臭味差池，鵲鱗同羣，蹉跎不狎，語以古今，能然河漢哉？蕊君沾巾擗髻，殆不勝情，余亦移就銍花，黯然罷酒。維時仲濶，索序甚殷，蕊君然脂拂緒，請并記今夕之語。夫白門柳枝，青谿桃葉，辰樓願曲，丁廬醉花，江南佳麗，錄來尚已。迨至故宮禾黍，舊苑滄桑，名士白頭，美人黃土，此余澹心板橋雜記所錄作也。今捧花生際承平之盛，聯裾展之游，跌宕湖山，甄綠花葉，華燈替月，抽觴擗瑟之天，畫舫凌波，拾翠眠香之地，南朝金粉，北里煙花，品題柔鄉，櫺懷瑤翰，澹心雜記，自難專美於前。竊謂輕烟澹粉間，當有如蕊君其人者，兩君試以斯文示之，并語以靡蕪媚香往事，不知有感於蕊君之言，而為之結眉破粉否也？此一小時付與

之作，忽忽不甚記，憶追姬歸余後，尤莊談次戲余曰：『君當日以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，與爾落筆，慨乎言之，苟至今日，敢謂泰無人耶？』若妹曰：『兄生平佳遇雖多，然皆中程防以自持，不肯稍涉苟且輕薄之行，今得紫君，天之報兄者亦至矣。』閨侶咸為首肯。

秋影主人。中年卻掃，鑑東茗盃，擁髻微吟，花社靈光，出塵不染，後來之秀，蔚崇禮焉。先是香霓閣有隨鴉之舉，主人苦口箴之，聞姬屬余，慶得所歸，恆求識面，申文介余偕相見，稽笑曰：『十君玉骨珊珊，迴應盆鏡，豈豔耶？漁珠抱璞，早審不凡，具此識英雄，尤為掃眉人生色矣！』歸宜其言，姬為莞爾。

邗常要術，冠蓋雲集，余自趨庭問綢，日鮮寧晷，堂上於奇寒深夜，命姬假寐俟余，姬仍翦燈溫茗，圍爐端坐以待，詰展復辨色理妝，次第詣長者起居，夙興夜寐，歷數年如一日焉。

姬將適余，偶與倚紅聽春，輩評次青容院本，或香祖樓警句，或賞四絃秋關目，姬獨舉雪中人：『可人夫婿是秦嘉，風也憐他，月也憐他』數語，吟詠不輟，唐錫桂德侍裴政子笑曰：『十姑此時，固應心契此語。』金釵四座，賞為知言。余前年于役彭城，寄姬詞有曰：『蹋冰瘦馬

投荒驛，負了御憐惜，累御風雪憶天涯。休說可人夫婿是秦嘉。『蓋持此也；嗣於下相道中寄姬詞曰：『霜月當頭圓復缺，驪馬嘶弓那怪常離別，約了歸期今又不，關山只認無聲歎。何事沾膺雙淚熱？帳下悲歌竟未生同穴，忍與歸時銓畔說，五更一騎衝風雪。』南州朱夫人爲寫行看子，晚翠庵主即書原詞於上，姬每一捧誦，感歎彌衿，淒咽之音，如聽柳綿芳草矣！余幼涉韜鈴，延長豪俊，然如清河君之忠義廉立者，不願易觀，長白尚衣，銳欲治臬，禁暴除害，致書閭部，謂燕趙壯士，江淮異人，思威部勒，非余莫任。余啓閭部曰：『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，雞鳴狗盜之雄，爲鐵所驅，不如擇業，鋌而走險，患莫大焉；廣庇博施，知中不逮，然能儲一有用之材，即可得一無形之禍。』閭部深嘉是言，且曰：『即以禽臬而論，以毒攻毒，兵法亦當如是也。』忠信所格，景嚮孔殷，姬曰：『鷹飛好殺，龍性難馴，膽大心細，願味斯言！』且以余取下少嚴，淵魚麋鼠，察語不祥，怡詞異語，時得韋絃之助云。

淮南以濟河停運，余請於堂上，創爲移柙之議，節使與彭城公，咸慶安枕，真州賢士，歌詩以修美之。歸逼歲除，頗形悶損，姬曰：『儲謀義民，頌聲洋溢，殘年風雪，不負此行，那有幸負香

余之憶？

蕪城綺節，慈命設讌，月樓前，姬偕閨侶，香堦俠拜，更解絳脣憐愛，態聚密置，嗚吻，吾杭謂窮尼街以成梁，可渡星河靈匹也。尊姊戲裁冰穀，給並頭蘭桂，昇姬，向月綺之，鏤金錯采，巧奪鍼神，余中箱檢，珍逾蔡氏金梭矣。

癸未仲春，太夫人患病危亟，姬輒焚香告天，願以身代，余時奉檄駐工，星夜馳歸，待於太平橋元化先生祠，賜方三劑而愈，姬因代余持觀音齋以報春暉，至死不替。

姬與余情愛甚摯，而取為伎嫖之行，是以香影間贈余髮花，猶怕香霏間贈余冰統，難佩秋雲，間贈余瓜瓞繡縷，姬皆什襲藏之；又香霏間寄余摩籠蠅蠅一枚，姬尤恭愛不釋曰：「閨牆柳杲，皆屬人情，苟非粉郎香掾，又誰過而問之者？」

余取次花叢，屢為摩登所攝，爰賦柳梢青詞以謝之曰：『曳雪牽雲，玉籠鸚鵡，喚掩重門，曲曲回闌，疏疏簾影，也銷魂。慈看照濃春，添多少香痕淚痕，默默尋思，生孤負，無數黃昏。』『休戀雙蛾，雙華倩影，好伴維摩，嬌倚書簾，話殘銀燭，閒煞金窩。更無人唱回波，只怕惹

情多恨多，紫葉花花，鶯鶯燕燕，此願難麼？允莊曰：『風流道學，不顧不肯，當是衆香國中無上妙法。』姬曰：『飄飄墮酒，千古傷心，若能現身接引，亦是情天善果。』余曰：『安得金屋千萬間，大庇天下美人皆歡顏耶？』姬亦爲之飄然。

余以烏鳥之私，懼官遠域，牛馬之走，歷著微勞，黃扉辱國士之知，丹詔沐勳能之諭，綸音甫達，吏議隨之，幫養街恩，未甘廢棄，長途冰雪，小隊弓刀，急景凋年，重霄艱險。雖時允莊忽染奇疾，淹篤積旬，姬乃雞鳴而起，即詣環花閣，褰帷問「夜來安否？」親爲塗藥進，進後始理香冰，扶持調護，寢饋俱忘。語余世母譚國太君曰：『夫人賢孝，閨中之曾閔也。設有不祥，必重傷堂上心，而貽夫子憂，稽首慈雲，妾願以身先之爾。』余時寄蹟於東陽參軍鍾雲德館，曾附書尾，寄以近詞曰：『年來飽識江湖味，今番怎添悵惋，遠樹蘊煙，殘鴉警雪，人在黃昏孤館，更長夢短，便夢到紅樓，也防鶯轉。雁淚霜空，故鄉何事尺書斷？書來倍索別恨，道閨人小病，渾帶新緩，若火煎愁，蘭煙抱影，不是卿卿誰伴？憐卿可慣，况一口紅霞，黛蛾慵展，沒憶揚州，斷腸人更遠。』姬時已得咯血症，諱疾不言，漸致沈篤，余以定省久睽，勾當猶畢，醉司命夕，風雪過歸，而

姬已骨瘦香桃，慄慄牀蓐矣。

余自吏議不得留江後，姬曰：『君此後江湖載酒，宜豫留心一契合之人。』余詰其故，曰：『君為尊親所屈，奉檄色喜，自斷不忍遠離膝下；但今既有此中沮，或者改官遠省，太夫人既憚長途，不能就養，夫人又以多病不去，我何忍侍君獨行？且寒暑抑搔，晨昏侍奉，留我替君之職，即以撫君之愛。至君之起居寒暖，必得一解事者，悉心護君，雖千山萬水，吾心慰矣。』此姬自上年十月以來，屢屢為余言之者，孰知黃花續命之言，即為紫玉成煙之讖哉？

蓉湖施生，隱於闕閭，擲六本以決禍福，間有奇驗。余就卜流年休咎，生曰：『他事甚利，惟不免破鏡之戚。』問能解否？曰：『小星替月可解也。』更請其他，曰：『嗟彼三五，或免遮及之禍。』時平陽中翰自淮南來，為姬推算，亦如生言。爰就鄉覲隴西氏占之，曰：『前身是香界司花使，豔金玉之緣，遂為法華所轉，愛緣將盡，會當御風以歸爾。』允莊聞之，亟請於堂上，為余量珠購豔，以應施生之說。余曰：『新人苟可移情，輒使桃僮李代，拊心自問，已覺不情；設令膠先續斷，香不返魂，長留薄倖之名，莫雪向隅之恨，更非我之所願，又豈卿之所安哉？』允莊曰：

「然則如何而後可？」余曰：「姬素總切所生，恆見望雲與歎，還珠益算，此誠日者無聊之極思；然其徒倚絲絃，屢煩慈顧，每與言及，涕泗不安，曷以歸省之計，為伊卻病之方乎？」允莊頷之，迺為請於重闈，整裝以定歸計焉。

四月下澣五日，太夫人雪涕命余曰：「紫姬以歸省之計，為卻病之方，果如所言，實為至願；惟值江風暑雨，實勞我心。汝可禱之於神，以決行止。」余因禱於武帝廟，其籤詩曰：「貴人相遇水雲鄉，冷淡交情滋味長，黃閣開時延故客，驂駟應得騁康莊。」太夫人見有驂駟康莊之語，以為道路平安，乃許歸省；孰知三槐堂中，西偏楹帖，大書深刻曰：「原莊驂足騁青雲。」而姬死後，樞停適當其處，「開我西閨門，坐我綠陰牀。」事後追思，如夢如幻；神能知之，而不能拯之，豈蒼蒼定數，充屬萬難挽回哉？

紫姬行後，允莊寄以詩曰：「梅雨絲絲暗畫樓，玉人扶病上扁舟，劍髻皓腕香桃瘦，帶緩纖腰弱柳柔；五月江聲流短夢，六朝山色送新愁，勤調藥裏刪離恨，好寄平安水閣頭。」紫姬依韻和之，並呈太夫人詩曰：「風雨經春怯倚樓，空江如夢送歸舟，綿綿遠道花箋寄，黯黯臨

歧案語柔，閨福難消。悲薄命，慈恩未報，動深愁。望雲更識郎心苦，月子寥寥，露零兩頭。『允莊又寄余詩曰：『問君雙葉載桃根，殘月空江第幾邨？淡墨似煙書有淚，遠天如水夢無痕。晚風橫盡青谿閣，新柳藏鴉白下門。更憶嬋嫣支病骨，背燈擁髻語黃昏。』余依韻和之曰：『情根種處即愁根，渺渺青溪別有邨。伴影帶餘前剩眼，捧心鏡范舊啼痕。江城楊柳宵聞笛，水閣桃花晝掩門。回首重關心百結，合歡獨獨奈晨昏。』曹小琴女史讀之，歎曰：『此二百二十四字，是君家三人淚珠凝結而成者，始知別賦恨賦，本是傷心透骨之作。』

余於嚴慈抱恙，每禱元化先生相輔應，蓋父母之疾，可以身代，愚識所結，先生其許我也。姬人之恙，或言客感未清，積勤成瘵，蚤投峻補，誤於凡醫之手；然求方之事，余又遲迴不敢行。六月十三日夜，姬忽堅握余手曰：『君素愛德慈，惟苟不為此簡書，從無浪蹟久羈之事。今奉省垣者匝月矣，聞部敕勸之奏，昨日已奉恩綸，指日北行，亟宜歸省，妾病已深，難期向愈，文辭呻吟，徒愴君心，願他日一紙書來，好收吾骨以歸爾。』余時甫得大人安報，因慰之曰：『子之賢孝，上契親心，來諭命為加意調治，以期痊可，俯歸。明日當為子禱於小桃源元化先生祠，冀

得一當，以舒愁慮。」姬泣曰：「拜佛求仙，累君僕僕，吾未知所以報也！」次日禱之，未荷賜藥；次日又以姬之生平，具疏上達，願減微秩，以丐餘生，俾侍吾親，謂先生其亦許我耶？始荷賜以五色豆等味，自此遂旦旦求之；至十八日晚，得大人急遞書，知太夫人客感臥牀，姬亟呼郭李兩姬，盡力扶倚隱囊，喘息良久，甫言曰：「妾病已可起坐，君宜速歸省親，勿更以妾爲念。」言際清淚淒淒，更無一言，反而貼席，若恐重傷余心者。余時心曲已亂，遽泣領之，展光熹微，策蹇騎出朝陽門，傷哉此日，遂爲永訣之日矣！

余於二十二日抵蘇，太夫人之恙，幸幸父治少痊，惟頭目岑岑，逆弦五色。余急禱於白米巷元化先生祠，賜服黃菊花十朵，遂無所苦。太夫人詢姬病狀，知在死生呼吸之際，命余即行，余以慈恙甫愈，請少留。至二十六夜，姬思撫女桂生，驚啼曰：「姬歸矣！」詢之曰：「上香呢？去矣！」太夫人疑爲離魂之徵也，傾涕不止。余再四勸慰，太夫人曰：「紫姬厭棄執紼，宛然有林下風，潮綿如雪，則其所心愛也，年來侍我學製寒衣，縫紉履貼，宵分不倦，我每顧而憐之。」因屬世母譙國太君，庶母靜初夫人，萼姊、茗妹輩，爲姬急製湖縐衣履，顧余曰：「俗有沖喜之

說，汝可攜去，能如俗說，留姬侍我，此如天之福也。」至七月朔日，得姬二十八日寄書，殷念北堂病狀，並遍詢長幼起居，舉室傳觀，方以無恙為慰。初三製衣甫畢，堂上促余遊行，伏而聞風，征途遛滯。初六觸炎登陸，暈黑入門，家人令憚惶嫂姪，今含悲，易錦茵以牀垂，今代羅幃以素帷，魂飛越而足趑趄，今心震駭而肝腸摧。撫玉琴之在御，今瞻遺挂之在壁，對瓊蕊之無徵，今恨朝霞之難挹。萃激風以酸滴，今涉遐想，今勞慕。太原翁姥流涕告余曰：「見於初四戌刻，不及待公子而遽去矣！」嗚呼！遲到兩朝，緣慳一兩，撫棺長恸，痛如之何？

姬之遊也，太原翁姥專僕至蘇，余於中途相左，至十二日，僕自蘇歸，齋奉大人慈諭曰：「七夕得三槐書，知紫姬遽然化去，重聞以次，無不悲悼，且屈指汝到相距兩日，未必及視其斂，尤為傷心之事。攜去衣履，想已不及附棺，汝母云：『是所心愛，可焚與之。』」汝一切料量安妥，後即載其柩回蘇，暫厝虎山後院，俾依汝祖靈以居。今冬恭建先塋，當并挈之以歸爾。渠四年中賢孝盡職，羣無間言，去冬侍汝婦之疾，尤屬不辭泥痺，至其浹洊寧靜，風為汝祖所稱，當今得首從先人於九京，在墓當亦無憾。汝母方為作小傳，靜初允莊等，皆有哀詞，汝宜愛惜身心。

報以筆墨，俾與藉桃朝雲並傳，當亦逝者之心也！『嗚呼！我堂上慈愛之心，無微不至，開函一誦，感激涕零，昇太原舉家讀之，莫不淒感萬狀。余因恭錄一通，并衣履焚之靈次。嗚呼！紫珮魂魄有知，雙目其可長睜矣？』

姬髮長委地，尤可鑒人，指爪皆長數寸，最自珍惜。每有操作，必以金繩護之，彌留之際，鄰媼為理遺髮，令勿輕棄；更倩閨湘盡翦長爪，并藏翠桃香奩中。閨湘曰：『留以遺公子耶？』含淚點首者再。叩其遺言，曰：『太夫人愛我甚至，起居既安，必命公子復來，惜我緣已盡，不能少待為恨爾！』

太夫人素性畏雷，余與允莊紫姬，每逢夏夜風雨，輒急起整衣履。先後至太夫人房中，圍待達旦。今年七月三夕，姬病卧碧梧庭院，隱聞雷聲，輒顧李媼等曰：『恨我遠離，不能與主人同侍太夫人爾！』未及周辰，遽爾化去。病至綿惓，而其愛德吾親若此，悲哉！痛哉！

允莊聞姬凶耗，寄余書曰：『姬之恩撫女桂生，已奉慈命為持三年之服，至其平日愛撫孝先，無異所生，業為持服，如有弔者，應報素束，亦已請命堂上，可書嫡子孝先，稽顙云云。并寄

挽聯曰：『四年來孝恭無忝，偏教玉碎香銷，恐夫婦觸境心酸，遺憾千秋，豈獨佳人難再得；兩月中消息雖通，只恨山遙水遠，愁舅姑倚閭望切，芳魂一縷，願偕公子蚤同歸。』同人歎為情文相生，西面俱到。芳波大令曰：『素東以嫡子署名，吾家庶大母之喪，先大父太守公曾一行之，今君家出自堂上及大婦之憂，尤為毫髮無憾。』

金沙延陵女史，工詩善畫，秀筆軼倫，所得潤筆之資，以贍老母幼弟，尤工劍術，韜晦不言，人以黃皆令楊雲友一流目之，不知為紅綠隱娘之亞也。病中聞紫姬之耗，寓書於余，發函伸紙，上書『琴綠華來無定所，杜蘭香去未移時』一聯。跋曰：『紫湘仁妹，蕙心紈質，曠世秀羣，余每見於燕城官舍，愛不忍去，曾仿月嬌道蹟，畫蘭十二幀，以作美人小影，今聞彩雲化去，不覺清淚彌襟。以妹之孝恭無忝，見詳允莊大妹所撰挽聯，人不聞於高堂大婦之言，無俟再下轉語，爰書玉溪生句，俾知慧業生天，以槐雲弟梨雲之感。』此於香祖樓後又添一重公案矣。又一行曰：『姊以病中腕怯，不得縱筆作書，可見一善書者捉刀為辛。』余因倩汝南採花，仿簪花妙格，書之吳綾，張諸座右，此與昭雲夫人篆書林翠卿葬花詩，以當並露者，可稱雙絕。

詞壇耆雋，歲錫宸詞，撫余愴情，美不勝屈。至挽聯之佳者，猶記扶風觀察云：『別夢竟千秋，金屋曇花逢小劫；招魂剛七夕，玉簫明月認前身。』巢湖太守云：『司馬渥青衫，蓋世奇才，那識恩情還獨至？修蛾歸碧落，畢生寵遇，從知福慧已雙修。』高平都轉云：『玉帳佩犀符，曾見潞州傳記室；蘭臺拋鳳管，空教司馬憶清娛。』清和觀察云：『倚玉窈窕芳，記伊人瓊樹雁行，花葉江東推獨秀；叱鷺靡鳳，送吾弟金閨鸞薦，風沙冀北歎孤征。』渤海令君云：『迎來驚扇女，美前程，月滿花芳，奈銀屏月缺花殘，憔悴煞鏡裏情郎，畫中愛寵，歸去鸞橋仙，生別離，山迢水遙，賴錦字山溫水軟，圓成了人間豔福，天上奇緣。』渤海清河兩君，有寒脩葭草之誼，撫今悼昔，故所言尤為親切。及兄申文挽聯云：『公子固多情，也為伊四載賢勞，不辭拜佛求仙，欲把精虔迴造化；佳人真有福，堪羨爾一堂寵愛，都作香幃玉惜，足將榮遇補年華。』俞曰：『離恨天中，發此真實具足語。』白甫此筆，真有錄石補天之妙。』又鵲湖居士用余兩子午題錢雲山人無題舊作「曇花妙諦參居士，香草離騷弔美人」之句，書作挽聯。既見會心，又添詩讚，銀光劍響，觸撥潯然。

姬疾革夜，語其嫂繆玉真曰：『我仗佛力歸去，當無所苦；公子憐他，第請以堂上為念，扶持調護，宜覓替人，公子必義不忘我，飯向者要不乏人耳。』玉真泣陳如此，余方凄感欲絕，鴻涓鯁息，洵有如姬所云者。於乎！紫姬來去湛然，解脫愛緣，逍遙極樂，幸勿以鄙人為念；所悲吾親，無人侍奉，所喜吾兄，漸已長成，承重蔭之孔長，冀門祚之可寄；余則心芽不茁，性海無波，且願生生世世，弗作有情之物矣！

余自姬逝後，仍下榻碧梧庭院。翠桃香盒，泣置枕函，空牀長燈，冀以精誠致之；然際日炯炯，恆自嚮晨，雖有鴻都少君之術，似亦未易措置也。猶憶七月四日，蘭陵舟夜，夢姬笑語如平時，寤後紀以詞曰：『喜見桃花面，似年時招涼待月，竹西池館，豆蔻香生新浴後，茉莉釵梁暗顫，恰小試玉羅衫輕。照水芙蓉迷豔影，問鴛鴦甚日雙飛？傾低首弄白團扇，星河欲曙天驛喚乍驚，心蘭舟聽雨，翠衾孤展，重翦銀燈溫昔夢，夢比蓬山更遠，怎醒後蓮籌偏緩。設訝青衫容易溼，料紅銷早印啼痕滿，荒驛外，五更轉。』時堂上屬瑯瑯生偕行，讀之嘆曰：『此種筆墨，無論識與不識，皆知佳絕，惟覺漫惋太甚耳！』余亦嗒然。孰知蘭陵入夢之期，即秣陵離塵之夕，

帳中環珮，是耶非耶？其來也有自，其去也又何歸耶？腸迴目極，心酸淚枯，姬儻有知，亦當嗚咽。
姬素秦姬，奴名「瑤臺兒」。玉雪可念，余初訪碧梧庭院，輕依余宛轉不去。姬酒半倡作，請語。閨湘紀以小詞曰：「解事雪兒都愛你，眠香要在郎懷裏。」者是也。泊姬歸省，閨湘猶引前事相戲。姬逝後，瑤臺兒繞棺悲鳴，夜卧茵次，噫嚅物猶如此。余何以堪？

姬冰雪聰明，靡不淹悟，類多韜匿不言。先大父奉政公，夙精音律，藻夏蘭宵，季父恆約僚客于玉樹堂，坐花觴月，按譜徵歌。奉政公北窗跛脚，顧而樂之。芙蓉小苑，花影如潮，一抹銀牀，簾聲隱隱。姬遙度為某闌菜誤，按之不爽累黍。邗江樂部，風隸尚衣，歲費金錢億萬計，以儲鈞天之選。吳伶負盛名者咸驚焉。試燈風裏，選客稱觴，火樹星橋，魚龍曼衍，五音繁會，芳菲滿堂。余於深宵就舍，詢姬今日搬演佳否？姬輕微笑不言。蓋太夫人素厭喧囂，園鑾獨靜。姬處孤寂，捲袖侍旁，雖慈命往觀，低徊不去。以是徹夜笙歌，未嘗傾耳寓目。余今後聞樂拊心，哀過山陽，鄰笛矣！

姬如出水芙蓉，不假雕飾，當春楊柳，自得風流。太夫人恆太息曰：「韶顏得齒，素服浹妝，

秀矣雅矣，然終非所宜也！『壬午初夏，葵尾嬌春，將侍祖太君為紅橋之游。姊妹若妹輩，爭為開歎助妝：『璧月流輝，朝霞麗彩，珠襦玉立，豈若天人。』西郡侯眷屬，時亦乘鈿車來遊，遇於園花際。爭訝曰：『西池會耶南海游耶？彼奇服曠世，骨象應圖者，當是采珠神女，步荷蕖而流芳也。』計姬歸余四年，見其新妝炫服，祇此一朝而已。羅襟勝粉，繡襖餘香，金翠盡殘，覓之俱涕。

姬最愛月，尤最愛雨，嘗曰：『畫青蓮謂月之氣靜，不如雨之聲尤靜。籠袖熏香，垂簾晏坐，簷花落處，萬念俱忘。』余因賦『香呢樓坐雨』詩曰：『翦燭聽春雨，開簾照海棠。玉壺銷淺酌，半被翠餘香。惻惻新寒重，沉沉夜漏長。宛疑臨水閣，無那近斜廊。』清福豈福，此際消受為多。今春香呢樓坐月詞，則曰：『澹澹清荷玉，人影天涯獨。鏡檻妝成調鈿采，應減舊時蛾綠。歸來夢斷關山，卷簾暝怯春寒，誰信黛鬟雙照，一般孤負闌干。』又『香呢樓聽雨』詞曰：『夢回荷瓦疏疏響，簾影明虛幌。爭禁此夜客天涯，細數番風，况近玉梅花。比肩笑向巡檐索，怕見簷花落。傷春人又病懨懨，拚與一春風雨，不開簾。』蕭瑟之音，自然流露，雲搖雨散，迥若山河，從此雨晨月

夕，倚枕憑闌，無非斷腸之聲，傷心之色矣！

余以樽散之材，受知於閩部河帥節使都轉暨瑯琊延陵兩觀察，河渠戎旅，不敢告勞；然出門一步，惘惘有可憐之色，迨過香菜，益繁別緒，淒懷釀結，發為商音，猶憶壬午初秋，下榻碧梧庭院，寄姬蕪城詩曰：『新漲石城東，雪聚花濃，迴湖瓜步，動寒鐘，應向秋江彈別淚，長編芙蓉。金翠好房櫳，燕去梁空，開窗偏又近梧桐，葉聲聲聽不得，錯怪西風。』又於綴秋水榭對月寄詞曰：『深閨未識家山路，淒淒夜殘風曉，霧溼湘鬟，寒禁翠袖，曾照銀屏雙笑，紅樓樹杪，怕隱隱迢迢夢雲難到，萬一歸來，屋梁霜零盡，廉情。憑闌愁見雁字，問書空寄恨，能寄多少？水驛銓昏，江城笛脆，絲鬢催人先老，團圓最好，况冷到波心，竹西秋早，待寫修蛾，二分休瘦了。』香影問主人讀之，憮然有問曰：『此時此際，月滿花芳，偶爾分襟，愴懷如許，陽關三疊，河滿一聲，惘惘動人，聲聲入破，用心良苦，其如淒絕何？』余初出於不自覺，聞此乃深悔之。頻年斷梗，轉眼空花，影事如塵，愁心欲碎，玉溪句云：『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』霜執印月，錦瑟凝塵，斷墨叢烟，益增碎琴焚研之恨。

余去秋留江，姬喜動顏色曰：『妾積思一見老親，並掃生母之墓，君今晉省應官，堂上命妾侍行，得副夙懷，雖死無憾。』余訝其不祥，亂以他語。會先大父奉政公病，余侍側不忍遽離，幕僚金言既受節相河帥厚恩，亟宜謁謝。姬曰：『兩公當代大賢，以君為天下奇才，登之薦牘，此其儲才報國之心，非欲識面臺官，拜恩私室者；且君以侍重親之疾，遲遲吾行，又何歉焉。』嗣奉政公以江淮苦滯，宜效馳驅，促余挂帆溯江西上，閩部審知奉政公發疾，仍允告歸。姬曰：『吾聞聖人以孝治天下，閩部錫類之心，洵非他人所及也。』嗣此半月，姬與余隨同諸大人侍奉湯藥，姬獨持澹齋，不食鹽豉，焚香禱佛，奉政公卒以不起；然此半月，余得隨侍湯藥，稍展烏私，皆閩部之所賜也。八月下潯，余遽被譴，九月中旬，舉室南還，而姬歸省掃墓之願，知不克踐，既痛奉政公之見背，又復感念生母，人前強為歡笑，夜分輒嗚咽不已。十月中，余又奉檄涉江，歷淮，姬獨侍大婦疾，半載之以來，幾於茹冰食檠，嗚呼！傷心刺骨之事，庸詎者尚難禁受，況茲衰暮亭亭，又何能當此煎迫哉？

七月二十日，與客坐級秋水榭，恭奉太夫人慈訓曰：『紫姬之逝，使人痛絕，傷心弔影，汝

更可知，以汝素性仁孝。於悲從中來之際，想自能以重慈絕我兩老人爲念，寄去姬傳一篇，據事直書，不計工拙，聊撫吾痛，無侈無飾，當之者亦無愧色也。」謹展另冊視之，洋洋將二千言，淚眼迷離，不忍卒讀。時玉山主人鵝湖居士在座，歎曰：「紫君賢孝宜家，不知者或疑君抱過情之痛，今讀太夫人此傳，始知君之待姬，洵屬天經地義，實姬之嫩行有以致之爾。」慈網居士曰：「紫姬之賢孝，堂上之慈愛，至性凝結，發爲至文，是宇宙間有數文字，紫君得此，可以無死，國朝以來，姬侍中一人而已！」嗚呼紫姬！余撰憶語，千言萬語，不如太夫人此作，實足傳汝不朽。郁烈之芳，出於委友，繁會之音，生於絕弦，彤管補靜女之微，黃絹銘幼婦之石。嗚呼紫姬！魂其慰而，而今而後，余其無作可也！」

香畹樓憶語終

跋

客讀香晚樓憶語，或謂過情，或疑踰禮，余憮然有問曰：『此非深知朗玉之言，且非至性至情人語也！』凡人篤於一倫者，五倫皆厚，溺於一倫者，五倫皆薄。余識朗玉久矣！見其鬚齡承歡，重親頤養，孝友之譽，門無間言；且觀堂上疾劇，齋心涕泣，焚香告天，誓請身代，以故每稱華元化先祠，賜藥療疾如響。斯應弱冠投筆，仰承仔肩，淮泗近遊，亦有啗指心痛之感，其篤於事親者如此。淑儷允莊夫人，閨中之秀也。弦詩鼓瑟，靜好孔嘉，嗣以侍堂上之疾，長齋繡佛，與君別居，宏願既畢，鵲選明人詩集，復得心耗不寐之疾，屢為君訪置簾室，君皆堅却之。四年異處，怡悅相莊，其篤於閨內者，又如此。哲弟小英，早慧而殤，君悼之甚哀，集中哭荀弟詩，及哭從弟仲華諸詩，潘芝軒尚書歎曰：『斯人性情獨摯，故其理學獨醇。』願君以同懷早世，獨抱四海蒼茫之痛，恆曰：『惟朋友足以補昆弟之闕。』故其友誼為尤篤。尊人頤道先生，為當代龍門，海才下士，清宦廿年，室嘗屢空，而君解衣指囷，赴義若渴，憶余自己巳冬，因妻東蓀君晉

卿識君時，君方從蕭丈子山遊，明年晉卿死，君念蕭丈之無嗣也，請於堂上，爲置側室，未幾生一女，而蕭丈遽下世。遺腹復生一子，遂死，養生，力肩其任，呱呱遺孤，賴君成立。同時以父執而訂忘年交者，曰大興舒丈，鎮雲，曰嘉興王丈，仲瞿。舒丈有三子，長孟泉，次仲舒，最幼非自者，余始不知其字。乙亥冬，舒丈居母喪，柴毀骨立，除夕渴四下，君猶手煎參湯以飲之，而丈終以哀毀卒。君理其喪，輯其稿，月卹其家，迄今十年矣。其間孟泉、仲舒先後居頤道先生墓中，復先後以疾卒。君日以舒氏嗣續爲慮。凌芝泉，明經者，金陵之詩人也。病廢廣陵，與君爲梓，素無一面交。頤道先生宰江都，賙其家者三年。洎先生以愛去官，明經失志以死。適君以今秋蒞揚，阮棣叔明經語凌凶耗，君往唁其家，全家哭拜於地。君慨然曰：『存歿之事，在吾無愛，』購地葬凌芝，泉於平山之麓，且爲封樹，題其碣曰：『清故白門詩人凌芝、泉先生之墓。』請命於頤道先生，挈其全家來吳，並爲舒氏營新居，即以凌氏幼女配舒氏少子侍。君母龔太夫人，以次各撤衣珥助妝。汪劍潭資政文中有云：『憫詩人之薄祿，冰上傳言，還壽母以同居，橋邊貧廬，佳兒佳婦，互承二老晨昏；江北江南，並作一家眷屬。』讀者皆爲感歎泣下。所謂舒子侍養者，即余

昔見其卯角無字者也。舒於王爲中表親，仲瞿丈與鐵雲丈才既相匹，遇亦相同。丁丑新秋，仲瞿丈病於吳中華嚴庵，君日往視其疾，丈同曠逸不羈，有宇宙遽廬之意，君毅然曰：『君有春屬在杭，使君身後，猶抱羈旅天涯之感，吾他日可以對君嗣哉？』專梓飛傳送丈歸里，并豫爲料量身後事，丈竟得遂首邱，遺孤善才，迄今提掖不少倦。距王丈之歿，蓋亦九年於茲矣！吾吳人才輩出，多與君交善，咸以所學就正於願道先生，先生獎成後學，惟恐不及。始有吳門七子之目，繼有後七子續七子之稱，就所見先後爲序，不以年位學問軒輊，禱昧如余，因亦得廁名其間；而此二十一人中，英年碩學，以王君并亦爲巨擘，今秋遽以疾卒，君爲籌其後事甚至，王母曹太夫人流涕語人曰：『吾兄交多賢豪長者，死友惟陳司馬一人而已！』余攷范文正忠宣父子麥丹助葬，千古傳爲美談。今君喬梓，助人營葬，就余所知者，舒蕭諸丈而外，余舅氏彭甘亭先生，秀州吳文澹川，并葬其全家五棺，王柳村徵君賦詩以記其事；此外待君舉火者，有妻東桂氏，吳中許氏，秀州陳氏，金陵谷氏，蓋亦指不勝屈，君初無德色，無情容，曰：『吾少承庭誥，出事友生，第視吾力之當盡，以求吾心之所安，恩怨升沉，非所計也。』夫君於綱紀倫葬之

際，皆出以纏綿悱惻之思，既已頑懦可立，豪傑可興，况乎紫姬之歸君也，以姬姜而備令德，賢孝淑慎，百喙同聲，積勳成瘵，猝然化去，仰事俯育，失此良佐，親悼於室，婦痛於室，而謂君能漠然置之，匪特無是情，亦必無是理也！且聞君之寒脩，為侯外歐陽大令，外翰年逾五旬，無子，君為置筵，舉雄，外翰賦詩誌喜，今經祿者三齡，而外翰年亦六十一歲矣。大令去冬因公事幾被吏議去官，舉室倉皇，乞援於卅年之舊雨某觀察，某置不答，君為借箸而籌，大令始得無恙，報寒脩者如此，其待姬者可知。然苟非姬之至性至情，天欲玉女，又何以見兩美之必合哉！且夫移孝作忠，理無二致，齊家治國，教本同原，是故朗玉致親奉檄，雖屈資郎，其譏駁馬湖之租地也，吳省庵觀察數為能持大局，能識大體，其論淮南北之鹽筴也，錢子壽都轉，稱為公輔之器，王佐之才，其佐理真州水利，暨擒治臬盜也，曾賓谷節使願謂王簫山觀察曰：『如陳丞者，可謂材兼文武矣！』相國孫寄園先生，既以國士無雙待之，河帥黎勤襄公，又以天下奇才目之，連銜入告，屢荷恩綸，始諭緝捕勤能，繼諭始終奮勉，一介書生，傳家忠孝，而果受特知，若此聖經所謂治民必獲乎上者，非即誠身明善，順親信友之所推暨哉！書有之曰：『王道本乎人』

情。』夫非人情者有二，不為至惡陋，即為大奸慝，彼為過情踰禮之說者，既不察成人之美，而其自待亦正復不厚，是非公論所在，余不欲默爾而息也。爰走筆書於簡末，以告後之讀是稿者。

道光甲申孟冬吳沈秉鈺跋於吳中懷雲亭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

香峽樓憶語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作者	陳	裴	之
校訂者	儲	菊	人
出版者	上海中央書店		
印刷者	上海中央書店		
發行者	上海中央書店		

總發行所上海中央書店

分發行所上海及各省各大書局

